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8 冊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上)

高佑仁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上）
高佑仁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民 97）

目 2+208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第 28 冊）

ISBN：978-986-6657-26-9（精裝）

1. 簡牘文字 2. 研究考訂

796.8

97001093

ISBN 978-986-6657-26-9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八冊

ISBN：978-986-6657-26-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上）

作 者 高佑仁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上)

高佑仁 著

作者簡介

高佑仁，1979年生，高雄市人，台灣師大國研所碩士、成大中文博士生，研究重心集中在古文字考釋，尤其是戰國文字領域，發表著作有〈《曹沫之陣》「早」字考釋—從楚系“𠂔”形的一種特殊寫法談起〉、〈《曹沫之陣》校讀九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民之父母》校讀〉等數篇，2006年於文字學研討會發表〈《曹沫之陣》簡「沒身就世」釋讀〉一文，獲頒95學年度中國文字學會優秀青年學人獎。

提 要

西元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以下簡稱《上博（四）》）正式出版，其內容依舊精采流贍，觀其字形令人不忍釋卷，讀其內容令人流連忘返。其中《曹沫之陣》共有65簡，佔《上博（四）》全書之半數，亦是目前所公佈之上博簡中簡數最多的一篇簡文，並且《曹沫之陣》已正式取代銀雀山簡所出土的兵書，成為現存最古老的兵書。

因此雖然學術界深知《曹沫之陣》的內容可為領域作為取資之用，但文字的通讀問題是目前最大的瓶頸，使用不夠正確的編聯與釋文所做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也將有所偏失。因此現階段而言，文字考釋與字句釋讀的問題是目前研究者最主要的焦點，因此論文筆者投注最多心力在「釋讀」方面，「釋」是考釋，考釋簡文文字的字形、字義，並將之與甲骨、金文、各系戰國文字、秦漢文字進行橫面（空間）、縱面（時間）的系統比較，以補充或糾正過去的說法，彰顯這批兩千餘年簡文的寶貴價值。「讀」是訓讀，亦即每一個字詞在簡文中的訓讀。其次，筆者論文中廣泛蒐集所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於論文中全文引用或摘錄重要字句，欲使本文同時亦具備集釋之功能。

凡 例

- 一、《曹沫之陣》簡文的篇題與正文由不同書手所寫，本論文所謂「《曹沫之陣》書手」乃指撰寫正文之書手而言。
- 二、考釋文字時，由於原考釋者是簡文最初的整理者、研究者，日後學者的意見亦往往據此而發揮或檢討，因此將原整理者的意見置於最前，其後學者的看法，亦討論意見的同意作為分類的標準，各意見之下以「時間先後」為排列的依據，若乙學者的意見與甲學者全同，又時間晚於甲說且無進一步發明，則先著錄甲說後云「乙從之」，不再重複相同意見。
- 三、本論文的上古音系統，聲母部份據黃侃古聲十九紐之說〔註 1〕；韻母及擬音部份據陳新雄師古音三十二部之說〔註 2〕。關於古文字上古音的歸部，參考《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一書之標注〔註 3〕。
- 四、本書第四章為《曹沫之陣》簡文之考釋內容，首列全篇總釋文，釋文採嚴式隸定，以「（ ）」註明該字之今字、通假字；「（？）」代表括號前之字，其隸定尚有疑問；於每簡簡末以「【 】」標出其代表之簡數，若有上、下簡之分，則於簡數後標示，若為殘簡則以「△」、「▽」表示其屬於上半或下半之簡；「{ }」代表書手之脫文；「〈 〉」代表書手寫訛字；「□」代表該處缺一字，「▣」代表該處缺若干字，若簡文殘斷而造成缺字情形，並且能利用其他相關線索增補，則以「□」將增補的文字框起。

〔註 1〕見陳新雄師：《古音研究》第三章〈古聲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 2000 年，11 月），頁 551～559。

〔註 2〕見陳新雄師：《古音研究》第三章〈古聲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 2000 年，11 月），頁 303～526。

〔註 3〕陳新雄師編輯顧問、鍾宗憲主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台北市：洪葉文化，1999 年）。

- 五、簡文中先採用嚴式隸定，括號後註明其今字、通假字等，若筆者無法釋讀者，則以原書照片植入，以保留拓片原形。援引《文字編》或相關原文圖片時，先利用數位相機進行拍攝，再利用 photoimpact、windows 小畫家等影像軟體做進一步的處理，將筆畫與筆畫之間非文字的影像加以修整、清除，殘泐的筆劃、部件一概不私逕補充，以保留原貌不增入個人主觀判斷。若援引學者的意見中出現圖片，為求圖片的清晰、明瞭，將為因過度模糊、不清楚而已造成妨礙閱讀的拓片、圖片、字形，進行重新的整理。
- 六、校讀部份將欲討論的字形分段說明，被討論之字於按語中皆以△表示，不再重複該字。為區別學者與筆者的意見，論文首列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按」下以按語形式討論、說明，若遇到前無學者留意過的問題，則直接說討論不再注明「按」字。
- 七、為方便讀者閱讀，援引專家學者說法時，於正文不註明其篇名、書名，一概於注中清楚交代。
- 八、本論文的注解使用當頁注的形式，為方便使用者找尋出處，本論文不用「同注某」、「同前注」之方法，無論是否該論文已見前注，仍將完整出處清楚交代，以節省使用者尋找資料的時間。
- 九、考釋文字時，首先列出此條欲考釋之文字，如：

〔208〕 28·受（授）又（有）智，舍（舍）又（有）能

「〔208〕」指此條為本書第 208 條考釋，「28」指此段文字位於第二十八枚竹簡，若此條考釋又再細分若干子題討論，則以【1】、【2】、【3】…等標注，如：

〔203〕、35·賞均（均）【1】聖（聽）中【2】

意指此條為本書第 203 條考釋，此段文字出現於第 35 簡，該條下又分【1】、【2】等兩條子題處理。

- 十、引用古文字材料的文例時，重點單字使用嚴式隸定，非欲討論之字用寬式隸定標示，以方便讀者閱讀。



目

次

上 冊

凡 例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前 言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步驟 6

第四節 對於疑難字的態度 12

第五節 《曹沫之陣》研究回顧 14

第六節 論文架構 21

第二章 《曹沫之陣》佚文 23

第一節 廖名春的輯佚工作 23

第二節 本文的輯佚工作 24

第三章 《曹沫之陣》簡的形制與編聯 27

第一節 竹簡形制編聯 27

第二節 契口與反契口的問題 28

第三節 諸家學者及本文之排序 29

第四章 《曹沫之陣》考釋 33

第一節 「莊公問修政」章 33

第二節 論「問陣、守邊城」章 108

第三節 論「三教」章 137

第四節 論「勿兵以克」章 180

第五節 論「用兵之機」章 183

下 冊

第六節 論「復戰之道」章 209

第七節 論「善攻、善守者」章 303

第八節 論「爲親、爲和、爲義」章 343

第九節 論「三代之所」章 364

第五章 餘 論 387

第一節 《曹沫之陣》符號分析 387

第二節 論《曹沫之陣》簡篇題與內文非出一人 391

第六章 參考書目 395

附錄一：《曹沫之陣》文字索引 415

附錄二：《曹沫之陣》“早”字考釋——從楚系“𠂔” 形的一種特殊寫法談起 435

附錄三：《曹沫之陣》簡「沒身就世」釋讀 445

後 記 463

第一章 緒 論

文字是文明的象徵，文化的累積需要藉助文字方得呈現，因此考古文物的價值，即在古物所呈現的文化意義，而非在於物品的年代，貝殼、溶洞、浮木其年代往往動輒超過上萬年，但它們恐怕無法超越一片帶字甲骨背後的文化意涵。

近幾年來，文字學研究的熱潮是戰國文字，過去我們對於戰國文字的陌生，在於文字材料的缺乏，戰國時人最常使用的書寫工具是竹簡，但簡冊易於腐爛而難以長期保存，因此出土數量一直不多。然而近幾十年來，地下出土了大量戰國文字材料，使我們逐漸了解其文字系統。而戰國文字材料中，其國別大多數屬於楚系，因此李學勤於《包山楚簡文字編·序言》中強調「現代戰國文字研究發軔時的憑藉，乃是楚文字。」〔註1〕。

楚文字中「竹簡」更是最大宗的出土材料，是以稱戰國楚簡研究是此時代的「預流」〔註2〕，實非過譽。戰國竹簡的發現雖嚆矢於漢代〔註3〕，但是絕大多數皆關注

〔註1〕 見李學勤：《包山楚簡文字編·序言》。參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頁3。李學勤在《郭店楚簡文字編·序言》亦再一次強調云：「現代的戰國文字研究是從楚國文字開始」，參張守中等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頁3。

〔註2〕 陳寅恪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見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參陳垣編：《敦煌劫餘錄》，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續編·敦煌學文獻卷》卷5，（蘭州市：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3。

〔註3〕 西漢景、武年間，魯公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經籍於壞壁之中，可參《史記·儒林傳》。許慎《說文解字·敘》亦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參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臺北市：洪葉出版社，1999年11月），頁769。其次，西漢宣帝時，亦有另

在文獻上的價值〔註4〕，除許慎的《說文解字》、《古文字四聲韻》、《汗簡》外，較少學者留意到其文字、聲韻上的價值，戰國文字較不受重視，一直到民國以來「地不愛寶」〔註5〕，戰國文字材料大量出土，而日漸興盛。1942年，長沙古墓出土的楚帛書，為楚文字研究開啓了新頁，從此之後楚系文字材料就大量湧現，前輩學者已有詳細的整理〔註6〕，此不贅述。舉其重要者如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的「包山簡」，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簡」，1992年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新蔡葛陵簡」，而近年楚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出土材料，莫過於是1994年陸續被發現於香港古董市場，而被上海博物館所購入收藏的「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原整理者李零初步整理後指出「簡文所含古書，種類至少在100種以上」〔註7〕，消息一公佈，立刻震撼學界，從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刊行後，每年年底依序發行一冊，冊冊都引起學者廣大的討論，西元2004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正式發表，一出版立刻成為學術界的大事，而《曹沫之陣》即是其中一篇，共有65簡，已超過《上博四》所收竹簡之半數，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本論文即是欲以其中之《曹沫之陣》作為研究對象。

第一節 前言

西元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以下簡稱《上博（四）》）正式出版，其內容依舊精采流贍，觀其字形令人不忍釋卷，讀其內容令

一批竹簡出土，王充《論衡·正說》：「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見楊寶忠：《論衡校箋》，（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頁876～877。其次，《說文解字·序》亦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中古文即屬於戰國文字材料。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臺北市：洪葉出版社，1999年11月），頁771。

〔註4〕 這些出土的竹書收藏於中秘，一般人自是無法閱覽。一直要到劉向、劉歆父子的整理與校對，才得以見於世，《漢書·成帝紀》、《漢書·楚元王傳》也都記載劉向典校中秘書之事。

〔註5〕 語出《禮記·禮運》，其云「地不愛其寶」。（清）阮元《校勘十三經註疏·禮記》，嘉慶廿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影印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441。

〔註6〕 關於戰國文字材料的出土情形，學者們已有完善的整理，如駢宇騫、段書安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駢宇騫：《簡帛文獻概述》，（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年）；張顯成著：《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註7〕 參李零：〈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簡帛研究網，（2000年11月16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Wssf/Liling3-01.htm>。

人流連忘返。竹書內容一刊行公佈，研究者立刻於〈簡帛研究網〉發表心得，網站立即開闢「上博四」專欄，論文蠡出並作，學者們交相發明，互為駁議，一時之間蔚為大觀，戰國文字研究的蓬勃，可見一斑。

《上博（四）》所收錄的篇章篇目，就筆者所見材料，最早是李朝遠於 2004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在美國聖橡山大學召開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時所公佈，邢文整理李朝遠的發言撰成〈郭店、上博楚簡整理研究的最新進展〉一文，發表於 2004 年 8 月的《國際簡帛研究通訊》（註 8），《上博（四）》的篇名及其內容概要，才始見於世人（註 9）。《上博（四）》所收錄的內容有《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東大王泊旱》、《內豐》、《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等七篇簡文，共 125 枚竹簡（註 10），對於古文字、詩學、禮制、軍事史、儒學、經學等領域等都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不過，早在《上博（四）》尚未刊行之前，即有部分上博簡的整理者曾透露這篇簡文的篇名，並據其相關內容得出若干研究成果（註 11），然限於未發表的材料不得公開、引用的原則，學術界對於《曹沫之陣》簡文實際內容的瞭解，依舊付之闕如。就篇名而言，《上博（四）》尚未正式發表之前，原考釋者李零將之稱作「曹沫之陳」

〔註 8〕 見邢文：〈郭店、上博楚簡整理研究的最新進展〉，《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四卷第二期，2004 年 8 月，頁 1～3。

〔註 9〕 當時對於《曹沫之陣》簡的介紹是「《曹沫之陳》共 65 簡，記魯莊公與曹沫問對。曹沫即曹劌，史籍數見，他對軍事上的貢獻見於《左傳·莊公十年》。本篇開頭論政，其後論兵，篇題主於論兵，是一篇佚失已久的古兵書。」，見邢文：〈郭店、上博楚簡整理研究的最新進展〉，《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四卷第二期，2004 年 8 月，頁 3。

〔註 10〕 其中《采風曲目》六簡、《逸詩》六簡、《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十簡、《東大王泊旱》二十三簡、《內豐》十一簡、《相邦之道》四簡、《曹沫之陳》六十五簡，共一百二十五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責任編輯秦志華於《上博四》出版不久前（2004 年 12 月 26 日）表示全書「約 127 支簡」，與出版實際內容不合，這表示《上博四》一直到正式印行發表以前，其內容、簡序、綴合等問題，都還是在變動改易之中，可知上博簡原整理者的用心與慎重的程度。參秦志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四冊出版情況〉，簡帛研究網，（2004 年 12 月 26 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284>。附帶一提，雖《上博（四）》原書之「版次」為「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然學術界真正見其書，必須晚到 2005 年農曆年前後，因此「簡帛研究網」首篇有關「上博四」之研究心得，是廖名春、陳劍、李旭昇師於二月十二日所發表的論文。

〔註 11〕 如濮茅左即從《曹沫之陣》的篇名位置，探討楚簡篇名的相關問題。李零也據之推論「曹沫」與「曹劌」是同一人。參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3 月），頁 14。參李零：〈為什麼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人——為讀者釋疑，兼談兵法與刺客的關係〉，《讀書》2004 年 9 期，頁 129～134。

〔註12〕或「故蔑之陳」〔註13〕，上博簡整理者之一的濮茅左則稱之為「曹沫之陣」〔註14〕，可見無論在人名的使用上，以及「陳」與「陣」的釋讀，咸未有定名。2004年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出版，原考釋者李零才正式將此篇竹簡定名為「曹沫之陳」。「陳」字原簡作「𢇛」，然而今日「軍陣」之「陣」多用「陣」而不用「陳」，因此本論文以「曹沫之陣」一名為本論文之名稱。

原考釋者李零將《曹沫之陣》分為65簡，佔《上博（四）》全書之半數，亦是目前所公佈之上博簡中簡數最多的一篇簡文〔註15〕，不過在經過學者的重新拼合、整理之後，將不少原本分為二簡之處，綴合成一完簡，因此簡數恐會較「65」之數要少。竹簡首尾平頭，篇名寫於第二簡之簡背，字形與內文明顯非出一人之手，每簡共有三道編線，天頭地尾各又預留一字的書寫空間，契口大多在右，亦有若干簡屬反契口的現象，殘簡多半斷於中道編聯下一至二字處，現存的字體中字形殘泐、模糊處甚少，配合彩色圖版閱讀，字體鮮明的程度令人手不忍釋。關於竹簡形制、編聯、排序、契口位置等相關問題，可參第三章〈《曹沫之陣》簡的形制與編聯〉將深入分析，此不贅述。

另外，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墓出土大量竹簡，其中發現《孫子兵法》（即吳孫子）、《孫臏兵法》（即齊孫子）、《六韜》、《尉繚子》等珍貴的兵書〔註16〕，廓清了長久以來對於《孫子兵法》的作者疑惑，對學術界造成很大的震撼，將目前所見兵書寫本推至漢代，但是二〇〇四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正式發表後，《曹沫之陣》已正式取代銀雀山簡所出土的兵書，成為現存最古老的兵書。

〔註12〕李零：〈為什麼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人——為讀者釋疑，兼談兵法與刺客的關係〉，《讀書》2004年，第9期，頁131。又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4年4月），頁373。

〔註13〕見李零：〈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刺殺和劫持（上）〉，北京《讀書》2004年第11期，頁14。

〔註14〕見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14。

〔註15〕目前上博簡發表至第五冊，各冊內容分別為《上博（一）》有《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共三篇；《上博（二）》有《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等共六篇；《上博（三）》有《周易》、《仲弓》、《恒先》、《彭祖》共四篇。《上博（四）》有《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牋》、《東大王泊旱》、《內豐》、《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等共7篇；《上博（五）》有《競建內之》、《包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之神·融師有成氏》等共八篇。

〔註16〕簡文中僅避高帝之諱，其後諸帝皆不諱，則簡文應書寫在漢高帝在位之時，參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臺北市：明文書局，1985年5月），頁2。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曹沫之陣》內容大可區分兩大段，前者論政，後者論兵，簡文藉由魯莊公與曹沫之間的問答，鋪陳出曹沫對於天命、修政以及戰爭核心問題的深入討論，是一篇亡佚已久古魯國兵書。《曹沫之陣》既是佚書，則內容未必皆見於先秦古籍，但其與其他先秦兵書的關係，也是一項重要問題。魯國的兵書流傳於楚地，然而楚國於魯頃公十八年取魯國最後一塊土地，而遷魯君于莒，六年後頃公被貶為平民，死於柯，楚國正式消滅魯國〔註 17〕，則楚人師敵國之長以滅敵，《曹沫之陣》之內容究竟有何精粹之處，能令篇章遠播至楚地，此乃學術界極欲了解的課題。而《曹沫之陣》簡文雖為戰國中晚期，但史事的時空背景則是定位在春秋前期的魯莊公，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註 18〕，據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載，光《春秋》一書中所發生的戰爭事件至少已有 271 次之多〔註 19〕，《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中整理春秋所發生的戰事共計 395 次，戰國時期亦有 230 次〔註 20〕，可知兼併、攻伐相當普遍，談論戰略思想的作品因此蘊育而生。然而，《曹沫之陣》雖是一篇兵書，但本質上還是儒家的作品，陳麗桂師以為「其論兵，固是兵家學說，其論政，仍是儒家仁德本調」〔註 21〕，說法相當正確，從「貧於美而富於德」至「不可不修政而善於民」，皆是儒家仁政的呈現。

雖然學術界如此引頸企盼對《曹沫之陣》的珍貴內容立即進行思想、兵學、魯國史、經學史、儒學史之研究，但是文字通讀的問題是目前所面臨的最大阻礙，畢竟簡文是以標準的戰國楚文字所書寫，乃出於兩千兩百多年前戰國時人之手〔註 22〕，而戰

〔註 17〕 參郭克煜：《魯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264～267。

〔註 18〕 語出《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之語。見〔清〕阮元《校勘十三經註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460 下。

〔註 19〕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云：「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二者合計共 271 條，不過這僅是書「侵」與「伐」者。參王應麟：《困學紀聞》（下），（臺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 36，卷六，頁 376。

〔註 20〕 見《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作戰次數統計表」，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中國歷代戰爭年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1。

〔註 21〕 陳麗桂師：〈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獻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與貢獻〉，簡帛研究網，（2005 年 8 月 10 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chenligui001.htm>。又收入《陳滿銘教授七秩榮退誌慶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年），頁 333～349。

〔註 22〕 馬承源說：「據種種情況推斷和與郭店楚簡相比較，我們認為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簡，乃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品。」，廖名春以為『『楚國遷郢』，事在西元前 278 年。』。參馬承源主編：〈前言：戰國楚簡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上海博物館

國時期周天子面臨王綱解紐、諸侯僭命的困境，在語言、字體上呈現「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註23〕的現象，季旭昇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字最混亂的時代」〔註24〕。誠然，文字部件的變換、通假字的繁仍、冷僻字義的使用，在在都造成吾人解讀的困難。就字形而言，戰國時期書手各自展現出屬於自己的字形風格〔註25〕，使戰國文字辨識更加不易，在研究上也加深其重要性。

雖然學術界深知《曹沫之陣》的內容可為學術領域作為取資之用，但文字的通讀問題是目前最大的瓶頸，使用不夠正確的編聯與釋文所做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也將有所偏失。現階段而言，文字考釋與字句釋讀是目前研究者最主要的焦點，因此本書投注最多心力在「釋讀」方面〔註26〕，「釋」是考釋，考釋簡文文字的字形、字義，並將之與甲骨、金文、各系戰國文字、秦漢文字進行橫面（空間）、縱面（時間）的系統比較，以補充或糾正過去的說法，彰顯這批兩千餘年簡文的寶貴價值。「讀」是訓讀，亦即每一個字詞在簡文中的訓讀。其次，筆者論文中廣泛蒐集所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於論文中全文引用或摘錄重要字句，欲使本文同時亦具備集釋之功能。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昔陳新雄師屢屢叮嚀學生，讀書治學不得其法，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註27〕，錯誤的研究法不僅使人得出錯誤的結論，也使我们所花費的研究精力徒勞無功。戰國文字形體雖然紛亂，然而「亂中有序」〔註28〕，戰國文字偏旁異形、類化繁多、異體夥見、假借頻仍此其之「亂」，但研究者卻可以透過一定的方法、門

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頁2。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簡帛研究網，（2002年1月17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Wssf/2002/liaomincun02.htm#_ftnref15。

〔註23〕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臺北市：洪葉出版社，1999年11月），頁765。

〔註24〕見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上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頁5。

〔註25〕舉例而言，从「人」者可更易作从「千」，這是古文字學的常識，但「人」、「千」的替換是限於某些字例（如「年」、「仁」），而非所有从「人」偏旁者都可以替換成「千」，古文字中「死」字所从「人」，筆者未見甲骨、金文、戰國文字中有人旁替換作「千」旁者，但《曹沫之陣》簡58之「死」字，字即从「千」，於古文字甚為特殊，是個人風格所致。

〔註26〕筆者對於釋讀的字詞亦有所篩選，學者已普遍知曉的問題如「又」讀作「有」、「呂」即「以」之類，本論文略而不談。

〔註27〕筆者於陳新雄師「古音學研究」課程中所聞教。

〔註28〕此為季旭昇師「戰國文字研究」課程中所云。

徑、步驟，分析歸納進而掌握其「序」（註29）。筆者總結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壹、親手摹寫

古文字大師容庚有句名言云：「學了古文字，寫幾個出來看看」，又指出「不能開口甲骨文、閉口金文，說的天花亂墜，卻寫不出幾個像樣的古文字」（註30），季旭昇師也自初中開始即知摹字之樂（註31），而劉釗亦自述其工夫境界為「你講的出來的字，我就寫的出來」（註32），可見這些古文字大師總以摹寫為研究古文字學第一要務。研究古文字卻不摹寫古文字，則學問有如浮沙建塔，考釋文字的成果不免使人懷疑。因此筆者在本文撰寫時，最初步的工作就是摹寫全部的簡文，唯有親自摹寫才能夠看出每個單字間差異性及共通性，俾使一筆一劃都能牢記在心。

貳、輯佚

出土材料雖多為新出，其內容往往不見今本古籍，但是它的若干文句常常被收錄於歷代典籍叢書、類書之中，因此在從事楚文獻研究時，必須先進行輯佚的工作，收羅這些仍殘存於古籍的隻字片語。《曹沫之陣》公佈後，原考釋者李零於《上博四·說明》指出「此書史志無載，是一部佚失已久的古兵書。」（註33），但廖名春很快的就指出《曹沫之陣》在《慎子》古籍中尚有其殘留的字句，並收錄了11條佚文（註34），筆者接續其工作，勾沉了《白氏六帖事類集》、《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路史》

〔註29〕李學勤也以爲戰國時代文字雖然各國「文字異形」，但還是有不少共通之處，因此以爲「楚文字研究可成爲六國古文研究的突破口。」，參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頁169。

〔註30〕見陳煒湛：〈我如何教古文字〉，收入《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1年第一期，頁60。

〔註31〕參季旭昇師《說文新證·自序》。見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上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序五。又季旭昇師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講演〈我的文字之路〉時學生亦曾聽聞，2006年5月24日。

〔註32〕此爲筆者聆聽劉釗講演時所得，2006年1月18日。

〔註33〕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42。

〔註34〕廖名春以爲「上述十一條記載，有八條說是出自《慎子》，其他三條雖然沒有交待出處，但《樂書》和《詩經世本古義》的記載，一看就是節選；《天中記》所記，除缺少出處外，其餘都同於《初學記》，顯然是抄自《初學記》。所以，此記載出自《慎子》，當無問題。」，可見廖名春以爲上述十一條全出《慎子》。廖名春：〈楚竹書《曹沫之陣》與《慎子》佚文〉，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liaominchun003.htm>。亦可參見《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市：臺灣大學，2005年），頁9-3。

等 8 條佚文（註 35），並將這些佚文與《曹沫之陣》的簡文進行比對的工作，如此一來便可得知《曹沫之陣》的若干字句於後世的變化情形。

參、字形分析

字形分析是考釋文字的基本功，也是文字通讀的礎石，錯誤的文字釋讀會使我們對於文義的了解造成偏差，小至一詞一句，大至一章一節，都應謹慎。因此本論文每條考釋之首，即先進行字形之分析，先確認該字為何，其次釐清字形的演變脈絡，隨後文義訓讀的工作，才不致於浮沙建塔。然而，戰國文字尚在發展階段，許多對於字形的分析與考釋，學者們的研究意見都還停留在莫衷一是的情況，而《曹沫之陣》是篇擁有多達 65 簡共計一千七百餘字的出土材料，絕對是戰國文字形體考釋的突破口。本論文使用「字形分析」所做的研究，如簡 9「身就」一詞，筆者承續學者的基礎，透過文字分析，指出《郭店·唐虞之道》簡 2 的「」與本簡的「」都應釋作「沒」，另外在據陳劍對《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4「」字的考釋，指出本處「」雖「世」旁與之小異，但字亦是「」字，「」讀作「世」（註 36）。再如簡 2 筆者承袁國華師對《魯邦大旱》簡 6 的「飯」字考釋，以為楚簡中「反」、「支」形體常有相混的現象（註 37）。

肆、假借字的破釋

段玉裁〈寄戴東原先生書〉云：「音韻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古經傳無不可通。」（註 38），說明通音韻在古籍研究上的重要性，古籍是文獻而出土材料亦是文獻，但古籍已經過歷代學者皓首窮經地進行校釋的工作，整理後的版本自是文通字順，而楚簡出於戰國時人之手，時間的差距，空間的隔閡，其中的文字勢必難以釋讀，則段玉裁對於聲韻學所突顯價值，在出土文獻上更是重要的助益。

伍、字書、韻書的旁證

每一個我們所見的古文字，都意味著它曾經真實地存在於這個世界，只是受到時間、空間的種種因素，導致它最後為人所遺忘、淘汰，然而其寫法雖已不再

〔註 35〕參本論文第二章〈《曹沫之陣》簡的佚文〉。

〔註 36〕參拙文：〈《曹沫之陣》簡「沒身就世」釋讀〉，《文字的俗寫現象及多元性——第十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聖環圖書公司，95 年），頁 65～81。

〔註 37〕見袁國華師：〈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字句考釋〉，大阪大學《中國研究集刊》第 36 號，（大阪：大阪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2004 年），頁 84～85。

〔註 38〕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臺北市：洪葉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813。

被使用，但歷代字書、韻書常常仍舊保留其原始樣貌，在考釋文字時，常常扮演著關鍵的腳色，字書如《龍龕手鑑》、《干祿字書》、《玉篇》、《類篇》、《新加九經字樣》、《隸辨》等，韻書如《廣韻》、《集韻》等。這些字書、韻書在本論文中常發揮重要的功能，例如《曹沫之陣》簡 55 有個「𦣻」字，筆者以為字即从口、母聲，應讀作「謀」，因為《說文》「謀」字下有個古文作「𦣻」〔註 39〕，《類篇》「謀」亦作「𦣻」字〔註 40〕。又如《曹沫之陣》簡 31 有「𦣻」字，李零以為它是「瞽」之異體字，因為「瞽」字見《玉篇》、《廣韻》等書，這些古代字書、韻書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陸、出土文獻及古籍的比勘

一百年多來地不愛寶，從安陽所出土的的甲骨開始，青銅器、敦煌寫卷、簡牘、帛書等材料都大量出土，使得我們在從事楚簡研讀上，有許多豐富的材料可供取資與比對，尤其對於字詞意義的掌握上，除甲骨、金文材料外，近年大量出土的簡帛材料更是考釋文字與通讀文句上的一大利器。例如簡 2「欲於土𦣻」之「欲」字，在簡文中訓作「飲食」之義，古籍未見，但見沙市周家台《醫方》簡「男子飲二七，女子欲七」，《曹沫之陣》、《醫方》二材料的原整理者都以為「欲」字是訛字，可是二條重要材料相輔相成，訛字的可能性不高。

此外，學術的演進是漸進的，文化的傳承也是持續的，許多出土材料仍可於古籍中找到蛛絲馬跡，若干文句依舊斑斑可考，而這些古籍文獻即成為出土材料重要的比校勘對象，今日所見的楚簡資料，雖未必都可以如《上博（一）·緇衣》、《上博（二）·民之父母》、《上博（三）·周易》等材料仍在古籍可找到對應的文本，但是其若干字辭、用語，總是會殘留在某些性質相近或相關的古籍中。另外，個別字詞如「異於」、「沒身」、「就世」、「重賞」、「獄訟」、「繕甲厲兵」、「什伍」、「承教」、「恭儉」、「驕泰」、「明日將戰」等，都在古籍中存有痕跡，這些見於今本古籍的字詞都使考釋信而有徵，強化了論證的可信度，並使出土材料與古籍材料得到映證，是二重證據法的最佳例證。

柒、有效利用網路資源

拜科學昌盛之賜，網際網路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對楚簡研究而言亦復如此，《上博（四）》刊行後學者最早發表文章之處，並非期刊論文，而是於「簡帛研究網」、

〔註 39〕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臺北市：洪葉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92。

〔註 40〕 （宋）司馬光：《類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2 月），頁 47。